

成熟的过程是那样不堪

文/赵瑜

前些日,我买了些爱心香蕉。便宜。又说是可以帮助那些辛苦的农人,便又多了些道义感。

香蕉取回来才发现,摘得早了,香蕉没有成熟。在办公室里放了两天以后,丝毫看不出变化。有同事说,要买一些熟的香蕉,和它们放在一起,会熟得快。想想觉得有理,香蕉们在一起,大抵也会交谈的。

我便买了些熟的香蕉,放在那儿挂香蕉上。可等了两天,熟香蕉表面已变黑,爱心香蕉却仍不为所动。大约是性格不合,谈判失效。

查阅了资料,终于找到方法。将所有的香蕉装入两个纸箱里,并盖了厚厚的一层报纸,上面又搭了一块密不透风的布。两天后打开发现,最上面的一部分香蕉熟了。

成熟了的香蕉表皮发黄,根部微黑,失去了青涩时的好模样。像孕育过孩子的女人,面色泛着黄油脂,青春不再。但成熟了的香蕉是好吃的,人口的感觉像极了一段轻音乐,抒情,能打开我们对事物的好印象。

然而,没成熟的香蕉还在下面。便又捂好了箱子,像是答应香蕉要保守一个秘密。看着那些没成熟的香蕉堆在一起,突然觉得,世间的事,大多如香蕉一般,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是那样的不堪。

曾采访过一个歌手。知名、偶像。然而,采访他时尚租住在北京郊区。名声刚给他带来福利,尚没将他彻底摆脱贫穷。

他在地下室住了九年,在夜店唱歌,在地铁走廊里唱歌,在夜市大排档里唱歌……最穷的时候,他连坐地铁的钱都没有,买几个馒头,路过卖烤红薯的推车,说了好话,借着人家的炭火将馒头烤热了,吃了四个馒头。然后徒步近二十公里回到住处。

屈辱史,他笑了笑,说,好在上天没抛弃我。他的手被琴弦割破过多次,声带坏过多次,被女孩抛弃过多次。生活由琐碎的时光组成,尊严只是伴随物,饥饿时,尊严自然被闲置起来。我能理解他对过往的叹息,和长时间无助地沉默。

他刚接受了央视的采访,并播出了。他租住的房子没卫生间,要去公共卫生间,他说,旁边蹲下来一个人,侧脸看他,说,你不是那谁谁谁吗?

这就是他的现实。他最后说,如果有一天,我住到自己的房子里,我第一件事情是大哭一场。看着他安静的脸,我想:这是要祭奠他曾经不堪的青春吗,还是将人生的页面翻过,重新书写。

日常生活的逻辑,总以为,那些光鲜的人,从未遇到生活的窘迫。其实,哪一个人没有经历香蕉青涩的时光呢。

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那些蘸满了汗水和泪水的辛酸,正像被捂在箱子里的香蕉一样,在成熟之前,在味道变得美好之前,他们沉默无助,承受时光的黑暗,或者理想的破败。

美好是一个相对较晚到来的词语,它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而美好之前的不堪,注定是人生必然伴随的滋味,它如同赠品,无休无止。■

由一张旧明信片想起的

文/赵阳(澳门)

翻出一张二十年前的明信片。那是父母去欧洲旅行,从梵蒂冈寄回的明信片。背面写着“你们都好吗?我们昨天到了罗马,今天参观了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后天我们出发去法国,明天会去一下佛罗伦萨,在那儿住一晚,然后再去威尼斯。爱你们的爸爸、妈妈。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九日。”

那时候,父亲六十刚出头,母亲才五十多岁,他们还没有分开,时而结伴跟旅行团四处玩。

岁月不居,现在老父八十二岁,母亲也已七十八了。分开十多年的两人都已老去,恐怕很难再出远门,更不可能牵手一起行旅了。

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的“另一半”。去年十月带父亲去德国自由行,当时也担了很大的心,算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他心脏衰弱,还有别的问题,一路都提心吊胆的。今年春天带母亲去日本,也有点战战兢兢。

想不到今年去马来西亚探亲时看上去状况极佳的老父会突然心脏病发,被送进重症病房,情况危急。

也许上天听到了我的祈祷,老父终于捡回一条命。父亲出院后,表弟显龙请吃饭,然后四位姑姑和表姐妹们送我们回小姑家。表妹表弟送了马来西亚的特产——锡杯给我和弟弟,又买来了生日蛋糕为我庆

祝生日。气氛很热闹,大家又是拍手唱生日歌,又是开心地分蛋糕吃。

但分手的时刻终是到了。第二天天不亮就要出发回澳门,和各位姑姑就此告别。

陪父亲送姑姑出门,夜色暗沉。大姑比母亲大一岁,也已步履蹒跚。夜色中,父亲的脸看不真切,似乎有些木然。不知怎的,泪水一下子模糊了双眼。我知道,父亲再来已有困难。我们不敢让他走这么远了。

一生都远离彼此的姐妹们,难得有机会亲近,也只是短短几天,就此别过,此生大约不会再有相聚的时日?

当二十一岁的父亲离开开父母,在码头挥手告别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夜晚?那一别,父亲再也没有见过祖父、祖母,等他几十年后再回马来西亚,双亲的坟头早已荒草丛生。

爱的人,亲的人,若知一别再不能相见,怎能舍得告别?

想起南北韩亲人团分手时的一张照片,两位老人,一个在火车上挥手,一个在站台上低头抹着眼泪。兄弟俩都老了,都知道这大约是永别。

没有一点办法,对这一切有一种回天无力的痛恨。我能做的,只是握紧父亲有些发冷的手,让他在夜色中站稳,肩并肩目送亲人离去。■



舒展 摄/赵乃勤

困惑爱情

文/武歆

从没像现在这样,对这个世界如此惊悸,尤其是对于情爱。之所以不说爱情,我觉得在如今到处充满着“点击”的互联网时代,说“爱情”太过庄重,太过滑稽。当然不说爱情,最主要原因,还是对爱情的困惑。

困惑爱情,源于一位年轻朋友的真实故事。他与一位纤细女子相识于浪漫的烛光晚宴,当晚便迸溅爱情,随后蓬勃热恋。爱得天昏地暗,恨不得撕烂对方。后不知什么原因,红颜动怒,关掉了唯一联系渠道——手机,从此便没了任何信息,像是蒸发一样。我的朋友四处打听寻找,纤细女子的好友、曾目睹了他们短暂相爱过程的另一位女子,却主动找到他,一边严肃地抨击着她的失踪好友,一边浪漫地向他主动示爱。我的朋友非常痛苦,感到失落、茫然,一种颓败的心情冲击着他,使他没任何再爱的情绪。“我对

爱情失去了信心……爱情怎么会是这样?”

如今“谈情说爱”早已冲破传统的定义,变得扑朔迷离。“爱情”,没有了界定和规则,可“瞬息万变”。没定力的人,一旦走近“爱情”,会被折磨得支离破碎。无论是当事者还是旁观者,都陷进了“激情与爱情”的迷茫中,搞不清楚“快速飘逝”和“迅疾到来”的,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

是激情,还是爱情,觉得人无所适从,分不清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通向挚爱的门是那样窄小,路是那样狭长,人们进退两难。你要想找出“爱与不爱的理由”,比居里夫人当年提炼钋还要困难百倍。急切寻找答案的现代人,一边埋怨困惑,一边又在制造新的困惑。

对待爱情,还有一个发现,同样使我惊讶。就像我的那位朋友的女友突然“蒸发”一样,如今许多相爱

的人,无论之间发生什么,立刻做出的决定就是“逃跑”。他们害怕有深刻的对话,胆怯交流,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有承诺,而有承诺就会带来责任。

有人非常惧怕承担责任。他们把“爱情责任”看成洪水猛兽,宁可背着骂名选择狼狈不堪逃跑,也不会光明磊落地去说明、阐述。难怪《非诚勿扰》上的女嘉宾在谈到择偶标准时,很多女孩子都会脱口而出——我要找有安全感的男朋友。

现代爱情,常常伴随着性事。也许正因为性事的快速到来,而使双方顿觉爱情索然无味。由此我想起了葡萄酒。葡萄酒不可以保存,它会腐烂。但酿成了葡萄酒,则可以保存,越持久则越醇香。为什么不能把爱酿成酒,储存在精神的容器中呢。■

德国人不爱笑

文/吉力

在去德国旅行之前,就有去过的同胞告诉我说,德国人都好严肃。后发现,不论是在旅馆、餐厅,我面对的德国人都一律板着脸,说话时,他们的那双蓝眸子就冷冷地盯着我,仿佛在审视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目标。虽得不到“微笑服务”,但我也找不出什么投诉的理由,毕竟他们是有问必答,并且一路负责到底。

渐渐习惯后才觉得,德国人都还挺靠谱的。虽然看上去拒人千里之外,服务细节却是暖男一般的周到贴心。在长途巴士站的行车路线、标注车站位置的谷歌地图、我的姓名和电话等。车上的服务更是直比坐飞机:座椅口袋里备有德英双语的使用说明,告诉你如何使用车上的行李架等,遇到紧急情况应如何处置的说明则是用七种语言打印,德国人把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幸都想好了。

在我以往的印象里,德国人就是一个特别悲观的民族,他们的音乐、绘画和文学总是悲怆的主题居多,他们的深沉与内心忧郁相关。德国的天空总是布满厚厚的云层,八月里会降下冷雨,到了冬天更是大雪封路,这样的天气的确容易导致抑郁症。所以他们特别钟

爱南欧的阳光沙滩,乃至把地中海上的几个小岛变成了讲德语的“殖民地”。

一位在德国居住多年的中国朋友说,德国制造的产品大多质量精良、经久耐用,是因为这个民族的人普遍内心缺乏安全感。德国人称中国人为“微笑的民族”,这称呼并不完全是褒义的。在德国人看来,笑得太多频繁近于虚伪,尤其是在公共社交场合,动不动就面露微笑,背后可能藏着不善的意图。所以,中国人的微笑,在德国人眼里搞不好就是一种“坏笑”。由此我更了解了德国人不爱笑的原因——如果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笑什么笑呢?德国人可真实诚哪。

但是,我也从没见过德国人发火动粗的时候。旅行期间,有一回长途巴士晚了五十分钟才到,乘客们并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只是自觉排成一队验票上车。之后又遇上交通拥堵,车上一直安安静静,这要是在南欧国家,一定是抱怨声四起了。此时司机通过车上广播讲了一席话,我听不懂德语,不知他在说什么,乘客们不时哄堂大笑,估计这司机还挺有幽默感的。在这一刻我意识到,德国人还是挺幸福的。■